

## 如何成为神枪手

要成为一个神枪手并无捷径。我的法宝就是一心一意，全神专注；别人有时候还误会我在傲视他们。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我不认输。每年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中举行的「比安奇盃」枪击赛中想要得冠，你就得像一个斗士一般。我在面临每场比赛之前，我就等于在准备一场战役。我会把自己当成一名将领，运筹帷幄对付敌人。而这个敌人常常就是我自己。

## 成功

对参加枪赛的人来说，「比安奇盃」对他们的神志是最大的磨鍊。赛中有四站而你只能打少数几发子弹；一不留神失去时机，就会全盘崩溃。

我在四十五岁时才开始参加射击比赛。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从事此道。我先是去上了一门枪枝安全课，就发现我对射击竟然有潜能。于是我就开始去学习。我这人对每件事都会全力以赴。我总是要做的最好，我有竞争心。但是我参加比赛并非是想要打败别人。我只是向自己挑战去登峰造极。

现在我已经六十七岁了。我笃定地确信我已经成为一名斗士了。这些年来我常常反省我参赛的动机和成就。这二十年裡我有幸赢得了多项殊荣，包括八次全国动作射击赛（「比安奇盃」）中的奖项、两次女子世界冠军——一次在「比安奇盃」，另一次在世界一对一赛。我是个斗士，但这并非是因为我已经拥有了这些荣誉。

要登上斗士的殿堂，是要经过长期的坚强磨鍊，不折不挠，一心一意，再接再厉。我勇于奋斗。如果我尽了力量，我就一定能够爬到顶。如果我停下来过度观察思考，我反而不会成功。

## 挫败

我从失败中领取的教训，比以前所有胜利的都多。去年四月份时，我正在准备去参加二〇一三年的「比安奇盃」赛。我已经有三年没赢了。我不去研究有什么别人要参赛。我只考虑如何训练自己能再达到顶峰状态。

那天练靶，就跟往常一样：练靶场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天有些凉但我还是想留下来再打几发子弹。在我去清理靶心后想回到车上时，却给围绳拌倒摔下。我躺在泥泞裡动不了向天看。我有未来吗？我还能活吗？

那离车子还有五十米，我身上没带手机。我开始痛得迷糊了，也晓得事态严重了。如果我不去求助，人家不会找到我的。我还不知道我的伤势如何，但我不愿意独自一人就此躺在泥巴裡被风寒销毁。

凭着平时斗士的训练和我对上帝的信心，我终于将自己拖回到车上求救。几小时后就开刀，右边小腿骨断了。医生说六个月不能走路，一年后才会消肿。

五个月过了，我现在又能走路又能打枪。这五个月来，我从轮椅进步到扶椅、到手杖，耐心锻鍊，努力复健。我终于又能手持枪械，两腿站起来了。

## 前瞻

有些运动在根本上就是要求个人表现的。任何运动如果不需要几个人在一起合作夺标，它就是一件个人项目。比如高尔夫球、网球、赛跑和冲浪，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比赛。但是在射击来说，我的表现却比别人更孤独。

很多参加比赛的人会合在一起练习。他们的亲友们会来加油打气。他们会在赛前赛后，交朋友、开记者会、上电视、办庆功宴。

我不来这一套。

我从来不跟人家一起练枪。一开始是没有机会，后来是成了习惯。比赛时我不跟人家交流，上阵前我不需在观众裡寻找熟人鼓励的眼神。

其实上阵时我根本不和别人目光交注。我只活在我的世界裡。

这麽多年来的独立磨鍊比赛，我的孤独已经成为了我的力量。它使我能精确瞄準、专注目标。到头来，赛场上铃声一响，标靶一现，就只有你一人；带着你的枪，加上你多年的锻鍊。

这可能就是为什麼五个月前在密苏里州的泥堆裡我能镇静地爬回到车上。不然的话可能要到几天后我才会被人发现。这段磨鍊算是刚开始，今后真正的挑战是看我能否再回去比赛。

每天早上照镜子，我看到的是一名斗士。你可能看不到，你可能看我只是一个小巧的中国祖母，喜欢和朋友们吃饭、吃点心，过着加州好日子。但归纳就这一点，在任何文化背景裡的斗士们，都晓得去利用内在的力量来决定外在的成就。我可能无法教神枪手的秘诀，但我告诉你，能找到你自己心中的斗士，你就成功一半了。